

〈體制面貌・法律〉

在分歧的發展線上找相容點

／章英華（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）

兩岸社會發展的歧異與相容

台海兩岸，在對立的狀況下，在不同的體制下，雖然有著經濟發展上的明顯差距，但是在廿世紀後半的世界發展史中，都被視為開發中國家的楷模。中國大陸是以社會主義路線，在國民平均所得仍低的條件下，能夠維持自給自足的典範，台灣則是在資本主義的陣營中，藉著外來資金和技術的採用以及旺盛的出口，而能達到高度經濟成長的典範。二者自一九四九以後的近乎四十年不相往來的敵對分裂中，一直不放棄保有對方的主權，在大部分其他世人的眼中，幾乎是不可思議的。最近幾年，雖欠缺官方的正式管道，海峽兩岸的頻繁交流，使得世人對雙方的是合是分亦在迷惑中抱持著極大的興趣。

對大陸的中國人而言，雙方的統一是一

無庸置疑的，對身處台灣的中國人而言，雖然都知道無法避免繼續的擴大交流，對於是合是分，則有所躊躇。在台灣，雖存在著絕對的統派和獨派，大部分人則一方面希望在長遠的未來海峽兩岸有統一的一天，一方面卻認為目前最好維持現狀。在這種心態之下，台灣人所認為的統一的可能，是立基於海峽兩岸制度上逐漸趨於一致；可是對於何時才能趨於一致，沒有人能夠明確預知，如此情況之下，所謂的統一可能遙遙無期；而所謂的維持現狀，在主權不明之下，台灣在國際的運作依然會面對難解的困境。對身處台灣的二千萬人口來說，與對岸的是合是分，交流中又如何維持現狀，將是此期間無法擺脫的兩難課題。

台海兩岸在經濟發展、人口控制和社會均等上的成就，都分別受到世人的讚譽，二者目前的動盪，不只在於政治層面；社會分配體系的公平，同時遭到相當的挑戰。但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楷模，在制度上的差異，卻是不言而喻的。舉例言之，雖都處於威權體制之下，中共所給予個人的控制幾乎是全面的，工作的取得、住屋的配給和個人的遷徙，全都有賴於政府的認可或供應；台灣在這些方面，則有相當的私人部門的游移空間，同時有著相當的個人選擇餘地，從大陸可能的發展方向來觀察，關鍵的問題是，在放鬆政府控制以及經濟發展自由化之下，可能產生

原有的社會均等和區域的均衡。就台灣的情形而言，卻是在提昇政府的社會福利職能時，能同時降低政府的威權性質並保留民間部門的活力，雙方的根本不同在於，中國大陸是在脫離匱乏之中避免福利均等受侵蝕；台灣則是在提昇福利的品質中避免權力的再集中，從這種角度來看，將來或許有匯同的一天，路徑則不盡相同。因此，兩岸的相容，不太可能在於制度上的某些合同性，也不見得是台灣經驗可以直接轉換的；兩岸的相容，應該本於一些互補互惠的地方，以及彼此人民往來的親近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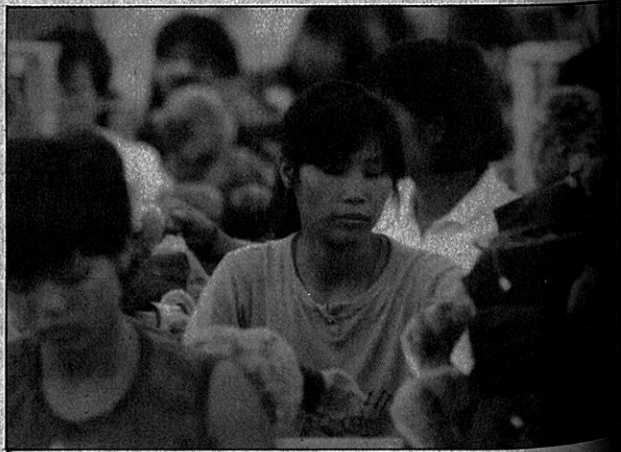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的互補與互惠，在經濟上是雙方資金、技術、勞力和腦力上的互通有無；在政治上則可能是，在互不侵犯的承諾下，彼此競爭，互為對方政治改良的驅策力量。這些問題的討論可見於本專題的其他論文，不再贅述。人民往來的親近性可以說是兩岸相容的社會層面，在此稍加論列。

筆者自身的感受是，與中國大陸人士來往的親近性，台灣不只高於非中國人的社會，同時也高於其他兩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，即香港和新加坡。這不能完全訴諸同為漢人的血緣關係，教育體制的影響甚大。曾執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崧興先生，對海峽兩岸社會科學家的首度在港會面，有著如下的描述：雙方的學者很快從師承的詢問中熱絡交談起來，使得香港的學者坐在一旁，好像不相干的局外人。台灣的

語文和史地教育，就算與中國大陸的劃製不同，但中國大陸以外，對中國歷史、地理、甚至文化傳承可以自然接受的，應該就屬住在台灣地區的人們。在海外，兩岸的留學生相當容易找出共同談論的主題。拿觀光旅遊來說，大陸的河山，不必做特別的宣傳，台灣去的觀光客心理大致有譜，不會有完全不知取捨的困境，去大陸做生意的人，不必如去其他的國度那樣，總得有點語文的基礎，才能放膽。

超出教育之外在社會底層的，一則是仍有著血緣連帶的外省人，很自然仍保持一些與大陸地方的鄉土繫結；再則是，普遍存在台灣的民俗信仰，仍未褪去與大陸原籍地刈香關係。當政府欲限制前往閩南的進香船隊時，地方百姓會質疑道：神明的事，又不牽涉政治，有什麼關係？六四事件之後，世界各地的人們都不願前往大陸旅遊，有些當然是對六四事件的抗議，有些則是對紊亂情況的恐懼，唯獨台灣去的遊客依然源源不絕。台灣的居民在經歷近四十年的戒嚴時期之後，很知道不碰一些節骨眼，政治壓迫可以避免，社會生活與政治控制多少是可以區隔的，似乎在社會化的過程裡，台灣的人們也多少練就一套能安於大陸社會的生活哲學。更有趣的是，台灣的學者想以關係取向來刻劃中國人的行為特質之時，大陸上也盛行關係學的說法。這又意味著兩岸人們可以很快進入順暢的互動模式。兩岸人民在交往上如此的

大陸的變更，
最關鍵的必須根本於
大陸人民自身的反省。



親近性，大概不是歐洲共同體的國與國之間所能比擬的。

立基於「文化中國」的互動關係

雖然兩岸的政府層級都以統一為標的，但是大家都很清楚，有著交往的親近，卻缺乏制度的契合，國家的統一欠缺實質的基礎。不論是「一國兩制」或「一國兩府」的主張，都具有如上的體認。在這個階段，想把台灣經驗帶到大陸，或允許台灣維持現有的體制，都是從兩岸自身為中心而發出的觀點，同時都意味著一方的權勢優於另一方的意含。因此目前要想從政治實體的著手，幾乎是強人所難，以交往的親近性來看，我們頂多是從「文化中國」這樣的基點，增進彼此的互動，減低彼此的神秘。

在文化中國的概念下，兩岸不必現在就汲汲於社會與政治實體的合一，不必爭誰代表中國的正統，兩岸彼此尊重對方在國際社會的運作，體認共同的文化傳承，可以約定較一般互惠的往來原則，在各方面也建立更積極的合作關係。所謂的合作關係，倒不必是台灣經驗的宣導。像大陸設立的經濟特區，由於行使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制度，又限制一般人的進出，於是經濟特區有如工業的貴族地帶。反之，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則不見得在島內占有特別優

越的地位。因此中共的經濟特區有著不同於我們加工出口區的問題。

身在台灣的人，沒有必要動輒強壓台灣經驗於對岸；以學術社群來說，對外工業基礎的建立可能是大家共同感到興趣的主題。兩岸的學者可以透過討論會的方式，各以本身的問題來抒發，所謂的經驗採借，可以在不經意的意見交換之中各取所需。以我們辦理多次國建會的經驗，若不是對本土瞭解深刻，不是本土的人們願意對本土瞭解深刻，不太容易取得具體的成果。換言之，大陸的變革，最關鍵的必須根本於大陸人民自身的反省，台灣方面所能給予的只是次要的助力，言必台灣經驗，將徒增反感。

在敞開胸襟認同文化中國之時，還是有著可以預見的小問題。台胞或台灣人，在整個中國已有著相當獨特的含義。對大陸的中國人，台灣不只是一個行省而已，它是所有中國人共同注意的一個地理單位，一個富裕的自我運作的單位，是相對於所有其他省市的一個單位。而其他的省市，只不過是眾多省市中的一個罷了。台灣的這種特殊地位，很容易變成一個被貼標籤的對象。少數人的不良行徑，很快就會轉換成所有台灣人的共同特質，就像我們給某些國家的人們的刻板印象一樣。這種疑慮並非無的放矢。大陸的人民所期望的是，

台灣方面可以給予適度的援手，幫助他們走上康莊之道。但是根據去年一項調查的資料，台灣居民在兩岸的關係上顯現明白而強烈的商業利益傾向，對大陸居民在台的活動則有較高的疑慮，換言之，兩岸人民的期望不見得相同。如此的歧異，正是貼標籤的導火線。

結語

兩岸若能立基於「文化中國」的前提，一方不以高壓的政治力逼人，另一方不以經濟的成就傲人，應該可以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。對所謂的統一，大概只能列為長程目標。冀望的是，在交往的親近性之中，能夠漸漸孕育出制度的親近。到那時候，統不統一，將不是關鍵問題。台灣的人民若大部分樂於統一，那是水到渠成；若仍願自為單位，大陸方面也不復有如目前那麼強的意識形態糾結，我們應該有個體認，即康莊的中國大陸，將是台灣安樂的重要因素，不論主張統或獨，如何與大陸保持良性互動，都是關鍵的課題。有人或認為，文化的中國將阻礙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，筆者倒不認為有這樣的必然關係，只要我們政府不刻意壓抑台灣的鄉土活動，允許方言群相當的發展空間，中國傳統文化將是人們自由採擷的一個泉源，所孕生的東西，仍將顯現台灣的特色。